

春雨來的那一天

這是春分後，降臨此處的第一場雨。

四米寬街道往來車輛已少，一輛市公車由稍遠處朝此緩慢挪近，車子跑馬燈燦亮「歡迎搭乘紅 66」。細雨中，朦朧別有一番迷離感。斷裂的絲線，雨流不間斷敲打整輛車身，車子優雅概括承受，緩緩滑進專屬於它的暫停位置，在阿偉眼前停下。

摺扇般電動車門開啟。下來兩個中學生和一位歐巴桑後，車上已無乘客。中學生一男一女，各背著書包，除了男學生未撐傘，女學生和歐巴桑打起了傘走入深墨夜色街道上，在道路不同的方向盡頭失去了各自影像。

是今日最後一班公車了。

公車暫停時，反覆閃亮的閃光自照得車廂有些鬼魅。後來，車子熄火。司機步下公車。司機是年輕人，三十歲上下，他下車後躲進候車亭的遮雨棚下想抽根菸。空氣濕潤，耐打不太帶勁，嚓嚓空轉幾次後，兩指捏住的長菸等了一會兒才被點燃起了火星。他稍縮著肩但仍算挺拔的站立，面向公園。

阿偉在遠遠的另一端，望著司機。

阿偉著迷於那位年輕司機先生身形及抽菸深思的模樣，不過也總是只敢遠望他的背影或側臉。

司機先生頹長的上半身略成狹長倒三角，那是他學生時代曾是游泳校隊的訓練成果，他下半身著西裝制服褲，阿偉不由得想像那褲子裡藏了一雙雖然瘦卻富肌肉線條的長腿。

司機先生大約兩年前開始跑這一條路線。

第一次見到司機先生的那一晚，月色皎潔，是好天氣。涼風徐吹，許多人都來到公園散步跑步或呆坐。

阿偉也來，他幾乎每天都來公園，這是他的地盤。

他年幼時第一次來這公園時，母親還在身旁。

母親牽著他圓胖的小手，走到距離家兩條街遠這座公園。公園不大，整條圍繞公園的綠道也不過四百公尺，但他們只繞了一圈。

小阿偉只想馬上到遊樂區玩，那時，他覺得那一圈真是有夠長。後來，與母親一起牽手走在巨人群般綠樹形成廊道中的回憶，常成為阿偉夢境反覆出現的場景，使他逐漸難以釐清那幻燈片般霧狀情節究竟真的發生過，或只是夢的其一。

他們繞了一圈，母親帶阿偉到公園中的遊樂區玩耍。這公園才剛落成不久，嶄新的多功能溜滑梯位在大沙坑正中央，像座歡樂島，承載許多孩子們笑聲。木棧板一片片整齊排列，

以約五公分高度略高且環繞住那片沙坑與溜滑梯，母親要阿偉將拖鞋暫留木棧板上，赤腳走下沙坑玩耍。沒有玩沙工具，他純以雙手十指撥沙捏沙挖沙堆沙。他溜滑梯，一趟又一趟。

反覆在沙坑與溜滑梯之間奔跑穿梭玩樂，阿偉像隻歡跳的小犢。

他樂得大叫，以嘶吼的方式。

他那時還不會說話，但懂得哭嚎與吼叫。

阿偉母親坐在木棧道上等待她的小犢玩耍時間結束。她長鬢髮及肩，髮質顯得粗糙，呈自然的深褐色，年輕臉龐浮腫，像前一晚臨睡前呼嚕呼嚕灌下一臉盆水，那水必是滲入了什麼，沁著她皮膚出現了一塊藍一朵紫，唇邊微微裂了一條細罅，像條小河流，但已乾涸，僅餘暗紅水漬靜靜躺在河道中。

遊樂器材另一區是一組鞦韆架和幾項簡易運動健身器材，彼時已接近傍晚，公園嬉耍孩童漸少，一孩子被他母親呼喚回家，猛的跳離正在擺盪的鞦韆。鞦韆還兀自小幅度輕晃，像看不見的誰還在那裡搖著。

已接近夜，夕陽餘暉某部分被稍遠處建築物擋住，沒有其他人能仔細端詳阿偉母親樣貌，也沒多少人注意到阿偉像頭小獸般以歡快音響喊叫著。

母親等待阿偉玩得累了，邁開小步伐走向她，她帶著微笑，又上又下拍拍阿偉衣褲，讓著在身上的白細沙輕輕落回木棧板，再執起他小手走回家。

阿偉站在溜滑梯附近一棵樹下。

他未撐傘或以任何雨具遮擋雨。細雨還無能為力將他淋得全身濕，僅從樹葉上間歇性篩下了些水滴，沾潤他已然發黃髒污的 T 恤。

他遠望著那年輕司機。阿偉真想過去擁抱他。

但是阿偉跨走不過去。

他粗壯雙腿明明踩的是溼草皮，卻如掉進逐漸乾硬的泥淖抬升不起來，只能定在那裡瞧著稍遠方那人身軀，以及從他口中噴吐出來的縷縷白煙。

兩年前某一晚，阿偉來到公園吹吹涼風。

那是一年中月亮最圓滿的一天，是阿偉脫離母親身體落地的日子。阿偉並未為此慶祝。母親已確實離開他十二年，這十二年，阿偉逐漸長成魁梧的少年，個頭比父親高出許多，體重爬到父親的兩倍。如果他拳頭猛力向前掄出，能將父親重擊倒地。

這十二年來，阿偉總跟在父親身邊工作。

年紀還小時，父親置他於三輪板車上。他們在垃圾車來之前一個小時就得出動，鄰近幾個社區居民依照垃圾車抵達時間點，陸續將回收物品成袋裝箱放在社區大門邊。父親會下車翻檢整理一下再丟上車。阿偉跟資源回收垃圾相處久了，覺得它們就像是他的老朋友一般熟

悉，有時父親在前方騎著車，他在後面無聊時就翻找起寶物。

載滿一車，父親開著三輪車到資源回收場賣掉。來回幾趟下來，他們父子倆可以維持幾天生活。

阿偉逐日成長，書讀得不好，飯菜營養卻確實吸收，且滋豐了身體。他放學回家就跟著父親跑車載資源回收垃圾。坐在後頭，望著父親佝僂背影，阿偉偶爾會憶起他母親，但他已開始記不太起來母親真正的模樣。昔時影像逐日淡化，彷彿最終註定將只成為一只幽黯剪影，靜悄沒入光陰長廊。

若將時間往前滑撥，在那之前或更小的時候，阿偉來公園時間點多是在附近那間小學放學後。一群跟他年紀相仿的孩童被父母或祖父母帶來玩耍。阿偉身形比其他同齡孩子大，他想和他們一起玩追逐遊戲，他們大多卻只想躲著他。

他追，他們逃跑。

他以為是遊戲，開心嘶吼亂叫，孩子們有些嚇得哭了，有些從地上抓起一把沙子朝他身上撒去，有些較大膽，會集體圍住他，推他倒地。

阿偉不懂表達，有時會轉為哭嚎釋放情緒。

母親走後，沒有人與阿偉說話。阿偉會說「媽媽」。那是他學會的第一個詞，他難以遺忘。除了「媽媽」，阿偉會說的其他語詞或句子，寥寥可數。他與父親從不需語言溝通。母親還在時，父親常會以拳頭對他母親說話，母親走後，阿偉父親總沉默度日，就連拳頭也不說話了。

阿偉不太會說話，但他能聽得懂他人話語之意。

有次，阿偉獨自在公園玩耍，他沒注意到自己褲襠裂了個縫，小雞雞就那樣赤裸露出來。他打開雙腿坐在沙坑上，專注而用力地深掘著一個沙洞。一個小女孩來了，她起先好奇看著那個被阿偉挖深的大洞，後來，有如見鬼尖叫起來。

她大喊後迅速跑開。對她的媽媽說：「媽咪，那個哥哥是變態。」

阿偉聽見女孩喊聲，停下動作看看自己哪裡出差錯，才發現自己褲襠的大破洞。

但他已沒有一件合適的完好褲子。他與父親衣服來自家附近的幾個舊衣回收箱，舊衣回收箱裡從不見有內褲，阿偉長得太快，以致撿來的外褲沒多久就嫌小，只要他動作一大，舊褲子就破，沒針線縫補，只能被迫允許裂痕繼續存在甚至擴大。

阿偉聽見小女孩的尖叫聲與控訴很訝異，他不那麼明白什麼是變態，但那兩個字代表的意義必定是糟糕的。他想告訴小女孩他不是什麼變態，但他一開口，語句就糾黏成一團糊，不清不楚讓人難以辨識語意。

公園讓他有幾次不愉快的經驗，這開放空間卻也讓阿偉感受呼吸不受拘的暢快。此地他不用聞嗅到父親漸老後身體發出的腐味，或者早已發皺的鬆弛皮膚。母親剛離開他那陣子，他曾嚎哭終日，導致喉嚨乾啞了一段時日，連喝水嚥涎都艱困，其他感官亦如被廢棄般一組

接連一組運作失誤。等他能正常觸受日子時，他總在屋子裡嗅到一股令他作嘔酸腐氣味，直到他再大些，他隱約明白那些徵象源自於父親的老朽。

無母，阿偉自己亦可以走向公園。到公園，他會行儀般繞一圈再走向遊樂器材區玩耍。沒有「你還能玩多少分鐘」和被催逼回家吃飯的壓力，能盡情堆沙及攀玩遊戲器材。阿偉常玩到力氣耗盡想打瞌睡，有時，日頭被沒入黑夜後，公園中仍能見阿偉隻身晃盪高低單槓間，若深林中一特立獨行不被任何群體收編的猿。

這令其他孩童們欣羨的自由生活，是阿偉的日常。

那日夜晚，父親喝醉，阿偉見他癱倒臥地板如死屍，唯一可證明他還活著的是仍舊起伏的胸膛。阿偉將父親抱上床。已是十五歲少年的他，張開雙臂讓父親裹在他懷中，穩穩置他於一放東西就嘎吱作響的木板床上，接著替他覆上單薄的被。

被單下，阿偉父親的臉與身體緊縮一團，如襁褓小兒。那刻，阿偉想起了多年前遠離他們父子倆的母親。

母親離開那一天傍晚，她與阿偉牽手來到公園。

那時，不知是阿偉第幾次來這座公園了，他在公園中熟門熟路跑跳玩樂，咿咿唔唔或尖叫連連，毫無設限。母親一如往常坐在木棧板上靜靜看望他，等待阿偉宣洩體力精神殆盡，等候夕陽落下後無聲息告別，卸除重負。

結束玩樂，母親再將阿偉身上細沙拍打乾淨。

她摸摸阿偉的頭，告訴他：「阿偉，你長大了，要學會自己拍掉身上的沙喔。」

阿偉的母親說話也不清楚，小時候，人家都叫她「咿唔仔」，只要她說話，音與音相連，像裝了共鳴器有些轟轟作響，盡是切不斷的句子，理不清的語意。

聽得懂母親的叮嚀，他抬頭看母親並點頭，答應他將學會拍掉自幾己身上的細沙。母親儘管臉頰凹陷蒼白，卻仍美麗。

母親說：「阿偉，媽媽去買晚飯，你坐在盪鞦韆那裡等媽媽，媽媽等一下就回來帶你回家喔。」

他還是乖順點頭，沒有揮動雙手，只是目送母親離開他。

後來，坐在鞦韆上的阿偉等來的是父親。

母親離去後不再回頭，阿偉始終未等回他媽媽。

抱酒醉的父親上床後，阿偉悄然關上家中大門來到公園。

他繞行公園一圈，而後坐在公車亭座椅上。風徐吹，阿偉什麼也不想。

一輪圓月掛天幕，朗朗照耀大地。

公車亭座椅材料是石材，坐起來雖不夠舒適卻甚涼爽。亭子左右兩面牆，其中一面某個

小角落布告著幾個車班號次及時間資訊。同一面牆與天花板交接處，結張了一面八卦蛛網，網子看來極纖弱，隨夜風微吹晃動，編織那網的蜘蛛不知身在何處，網面唯剩一隻綠豆大不知名小蟲的半透明褐色虛殼黏附其上，隨網動搖卻也堅實的不落地。

阿偉坐在椅子上感受涼風習習。

一輛市公車朝著阿偉前來，車子慢速行進，司機踩煞車後穩定停住，車身一側大面積建設公司賣屋廣告滑進眼簾。

車門開啟，幾個乘客不急不徐下了車，朝自己欲行方向紛紛離去。

公車擋住阿偉的直行視線，阿偉遂自然望進車內去。

公車內司機先生顯然換人了。

之前的公車司機阿偉見過幾次，那也是因為阿偉坐在公車亭椅子上休息吹涼風無意間看到。之前的司機年紀較長，圓臉蒜頭鼻大肚脯理著乾淨五分頭，看起來總是笑臉，像一輩子都沒遇見難過事。

新的公車司機年輕許多。

他身體瘦長，與前司機不同，這位司機先生吸引阿偉目光。他濃眉單眼皮鼻翼豐厚嘴唇薄，與阿偉於鏡前看見的自己，有如完全不一樣的人種。

觀察幾日，阿偉認為之前的圓臉司機先生應是什麼原因不走這條路線了，改而替之的就是這年輕的司機。

確認後，阿偉像須準時服藥那樣，幾乎日日來到公園這座候車亭。

好幾回，阿偉就坐在石椅上，等待年輕司機先生駕著他的公車翩然到來。等他停好車讓放乘客下車，車門一啟，阿偉感受到世界替他還留了一扇屬於悸動的窗。

一個多月過去，某日年輕的司機先生關掉公車引擎走下車來。

他下車後先是友善的朝阿偉看一眼，接著自顧自地拿起口袋裡的菸抽了起來。

阿偉未料想過司機會走下公車來，在他面前吞雲吐霧。

平時，司機先生常穿著純白和水藍兩色襯衫，看得出來仔細整燙過，衣褲與身體間留有些微空隙，但只要風一拂姿過，就會彼此貼合，阿偉覺得那像是種藝術品，像小學時老師帶他們去美術館戶外教學看見的充滿力與美的雕像。那日，司機穿的是藍色襯衫，與昏暗的天色相稱，帶著點晦澀。他看起來有些憂鬱，除了開頭與阿偉那微微一笑外，眉眼扣鎖，像是正想著什麼心事。

阿偉很少心中牽掛什麼事，日子一天天過他一天天長大，不讀書撿撿回收也能生活，父親年事漸高但行動都能自主，毋須他擔憂。幾年前，阿偉體內血液開始有些騷動，那些蠢蠢欲起的欲望在下腹部流竄，積蓄某種壓力，等待釋放。他夢遺過，但他不是很清楚那是什麼，他在醒來後發現，看那物體帶著腥味摻雜黏膩，以為是某種身體感染讓尿液產生如此病癥。

父親從不管他，阿偉洗了內褲不管床單，只是拿衛生紙或抹布拭擦過，那殘留的漬遂成為他床單獨特雄性味道。當司機先生出現在阿偉生活中，阿偉夢遺次數多了起來，他為此擔心一陣子，卻未聯想到那位他常期盼見到的男子。

司機先生抽完菸走回公車前，又看了阿偉一眼。這次，他的臉上沒有笑意，只是無表情的步上臺階。

他以手攀著車門邊的握把，緩慢走上去。

阿偉見他上車，心臟跳動節奏猛烈

公車引擎再度啟動，慢速駛離候車亭。阿偉目送公車遠離，直到那閃著「歡迎搭乘紅 66」跑馬燈亮光成為遠方的一條細細的閃線，至完全消逝。

已晚，候車亭上方日光燈亮晃晃，吸引幾隻帶翅的小蟲靠近碰撞，蟲子們奮力揮動薄翼，發出細緻嗡嗡聲響，搗擾阿偉幽微思緒。

阿偉還想著剛剛離他而去的那人。他對阿偉的微笑、抽菸的孤獨模樣、他的面無表情，以及緩步上車的身影，牢固懸置他腦海。

想著，阿偉有些羞赧，臉紅了起來。他想，如果以後司機先生每停這一站都走下車來抽一根菸再離開，那自己每次都在這裡坐著看他，會不會被認為是變態？

小時候在公園被小妹妹認為是變態，他始終將這事掛在心間，後來明白「變態」字義後，他努力讓自己看起來與他人無異。阿偉想每日都見到司機先生，但如果只是坐在此處一直望著他，勢必又將會被當成變態。

他決定從此以後只要遠遠的看著他就好。

他的想望如此簡單卻如奢求，他心中暗自期待，加點距離，或許能成就一些希望。

雨落著，這是今年春天的第一場雨。

阿偉還在那裡看望，大樹籠罩他略顯顛預腫胖的身體，幽黯夜色與他膚色重疊。無人知曉那棵樹遮蔽了一個壯碩的少年。

那少年日日遠望一點橘紅色熠亮星火，於眼前燃閃，猶如守候一恆存星體。

待那星體欲離去，他總是舉起他的手輕輕揮動告別，他說不出理由卻深以為這樣才能算是完成一次完整的離別，才不會徒留遺憾。

阿偉望著那司機先生，因雨的輕輕擊打，幾片樹葉飄落下來，沾黏在阿偉粗壯手臂上。

阿偉未伸手撥掉它，那是春天帶來的美麗信息。